

江湖夜雨十年灯（上）

第一章 江湖夜雨十年灯

灯的境界很多，也很美，尤其是在词客诗人的笔下！

“锦帐燃花好，罗帏照梦醒”，是旖旎之灯；“活火明千树，香鹿动六街”，是富贵之灯；“滩头谁断蟹，萍面认飞萤”，是打鱼灯；“红裳经幔咏，青焰梵宫寒”，是佛前灯；“十年窗下影，一点案头心”呢？应该是读书灯了。

“落月澹孤灯”，清能有味；“花落佛龕灯”，淡欲无言；“茶当影裹煮孤灯”，是风雅逸士；“静参禅语看传灯”，是方外高人；至于英雄老去，白发催人，壮士穷途，天涯潦倒，尤其是在凄凄夜雨，黯黯昏灯，独倚客窗之下，定然会把如梦如烟的往事，一桩桩幻起心头，强者抚髀与感，拔剑高歌；弱者举酒浇愁，低徊太息。这种情况，用简短的词藻，极难描述得深刻动人，但宋代的大诗人黄山谷却作到了，他有七字好诗，“江湖夜雨十年灯”，传诵千古！

大别山，在皖豫鄂三省边境，已经是很有名的大山，但山中还有一条形势奇险，名称更凄厉慑人的峡谷，叫做“幽灵谷”！

“幽灵谷”名称的由来，是因为每逢凄风苦雨之夜，这条险峭难行的峡谷以内，便有一盏绿荧荧、鬼火似的孤灯，在风雨中飞来飞去，所以一般山民，都认为谷中住着一位“幽灵”！何况谷口又时常发现一具具的死人白骨？久而久之，“幽灵谷”的名气，几乎比大别山还大，但独户山民，却对这条奇异的峡谷，望而生畏，不敢妄入谷内半步！

遥对“幽灵谷”口的山路右侧，倚着峰壁，建有一座两层竹楼。竹楼的主人，是个七八十岁、瞎了一只左眼的跛足老头，他就靠这座竹楼，卖些淡酒粗肴度日，偶而也留住一两两位错过大站食宿的旅人游客。

但一连两夜以来，“幽灵谷”中，突然发生极为怪异的、令人惊诧之事！

每一夜的三更至五鼓之间，总有人提着一盏盏奇形怪状的各色花灯，走进“幽灵谷”，但进去的却未再见出来！

眇目跛足老头，手里拿着他那根旱烟袋，倚着竹楼数道：“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……七个！”

跟着第二日由樵夫猎户口中，传告左近山民的惊人讯息，那便是“幽灵谷”外，发现了头颅不知被何物抓得稀烂的七具尸体！

第一夜七个，第二夜四个，如今是第三夜了，眇目跛足的胡老头，在三更刚打之际，又见从东南方驰来一条黑影，黑影手中，仿佛是提着一盏八角形的绿宫灯，进入“幽灵谷”内！

他不由轻喟一声，回头向在自己竹楼上，业已住了一夜，如今还带着满面愁容，独饮闷酒的年青英俊的客人，含笑说道：“我胡老四在此设这间小小酒楼，已有足足五年，这五年以内，每年的七月初十到七月十五之间，‘幽灵谷’总要发现一些远近来此的江湖朋友所遗的尸骨！今年仿佛更怪，今天才七月十二，连方才手提八角纱灯进谷的，已有十二人之多！邢客人，我看你这一日一夜以来，糊了又拆、拆了又糊地费尽苦心，不知想做什么奇形花灯？难道也是想要冒险进那‘幽灵谷’内一游么？”

那姓邢的青年客人，约莫只十八九岁，星目剑眉，极为英俊！但自入店以来，脸上始终罩着一层愁云，此时拈杯眼望“幽灵谷”口，但见又自东方投入一条手提红灯的人影，不由眉头越发蹙皱，向店家胡老四说道：“胡老

人家，这些事不要提它，来来来，你把酱牛肉再替我切上半斤，酒也加上一小缸，我请你喝酒！”

胡老四眼望东面山口，又现出两点流动的灯光，嘴中不觉喃喃自语说道：“连这两个，是十五个了。对，还是喝酒最妙！万事不如杯在手，一生几见月当头！又道是人生有酒须当醉，一滴何曾到九泉？像这几条提灯的人影，此时不来我竹楼之内，喝上两杯，等明天躺在‘幽灵谷’口，便想喝也喝不成了！”

一面嘟囔，一面切来半斤牛肉，捧出一小缸自酿白酒，向那邢姓青年说道：“邢客人，你这一日一夜，在我店内花费已多，胡老四休看人穷，却好交朋友，这半斤牛肉和五斤白酒，算我作东请你！”

邢姓青年惨然一笑，回手自怀中摸出十两黄金，目注这位风尘满面、目眇足跛的店主人胡老四说道：“胡老人家，你猜的不错，我至迟在七月十五的三更至五鼓之间，要进‘幽灵谷’内一行，但此去生死不知，祸福难卜，也许能遂我的苦心孤诣？也许便与其他江湖人物一般，埋骨大别山中！这锭黄金，送与老人家，去向城镇以内，设肆谋生，不必再在这等深山古道之中，与幽灵蛇兽为伍！”

胡老四目光并未注视邢姓青年送给他的那锭黄金，却在他的右手中指所御的一枚黑铁指环之上停留了片刻，然后毫不客气地接过黄金笑道：“邢客人如此好心，那住在‘幽灵谷’内的‘幽灵’，或许不会难为你，也说不定？但邢客人有何要事，非进那鬼气森森的‘幽灵谷’不可呢？”

邢姓青年苦笑摇头，胡老四也不再问，提壶替他斟了一杯酒道：“邢客人，你手上这枚黑铁指环，式样很好，是哪里买的？”邢姓青年眼望“幽灵谷”口，仿佛又投入一点紫色灯光，他眉头紧蹙，漫不经心地答道：“这枚铁指环，是我家传之物！”

胡老四仰头喝完一杯白酒，忽然狂笑说道：“邢客人，你虽然年纪轻轻，倒是久走江湖，懂得‘逢人只说三分话’！我看你大概不姓邢吧？”

邢姓少年闻言一惊，双手按桌，霍然站起，但见这位年老残疾的店家，神色安详，毫无敌意，逐又缓缓坐下，诧声问道：“胡老人家，你……你此话何意？”

胡老四哈哈笑道：“我胡老四壮年之时，也在武林中舔过刀头鲜血！直到被人弄瞎一只左眼，打跛一条右腿，才退出那步步荆棘的险峻江湖！所以武功虽然不高，见识却是不浅，你手上所戴的这种指环，是当年‘飞环铁剑震中州’韦丹大侠的成名暗器，既称家传，当然不应该姓邢了！”

少年被胡老四一言揭开真实面目，竟然眼内泪光乱转，长叹一声说道：“老人家既是武林同源，晚辈韦明远不敢再复相瞒，先父临终之际，命晚辈持他老人家这枚‘二相钢环’……”

韦明远话犹未尽，胡老四猛然瞠目问道：“‘飞环铁剑震中州’韦大侠何时弃世？”

韦明远凄然垂泪答道：“三月以前！”

胡老四眉头一皱，又复问道：“听韦老弟言中之意，令尊竟似不是善终？”

韦明远方一点头，胡老四独眼之中，精光微闪，跟着问道：“仇家是谁？‘飞环铁剑震中州’韦大侠一身内家绝艺，普通人……”

韦明远切齿恨声答道：“当然不是普通人物，西昆仑‘欧阳老怪’师徒，与北天山‘雪海双凶’，联合攻击先父一人，先父在掌震‘欧阳老怪’的弟

子‘游仙羽士’以后，终于中了‘雪海双凶’大凶‘玄冰怪叟’司徒永乐的‘玄冰毒芒’，虽仗那柄无坚不摧的古铁剑，施展两仪八卦剑术，突出重围，但仍告毒发不治！”

胡老四独眼凝光，眉头深蹙说道：“西昆仑‘欧阳老怪’，北天山‘雪海双凶’，果然是当世邪道之中的顶尖人物，稍差一点的武学，根本不足以向他们寻仇，难怪老弟想起了大别山‘幽灵谷’内所住的这位‘幽灵’！”

韦明远闻言忙向胡老四问道：“胡老前辈知不知道‘幽灵谷’中那位奇人的底细？”

胡老四干了两杯白酒说道：“老弟既然对我说了实话，胡老四也未便相瞒，我与谷中那位‘幽灵’，做了五六年的邻居，难道还摸不清他一些脾气？”

话音到此略顿，又啜了一口白酒说道：“老弟手上带着这枚‘二相钢环’，虽与谷中所住的那位‘幽灵’，渊源甚深，但他近十年来，因为被一件意外的伤心之事，刺激得理智半昏，狂性大发，不等你现在这枚‘二相钢环’，说明来历，便会中了他‘太阳神抓’，尸横谷外！”

韦明远听得愁聚眉梢，苦笑说道：“照老前辈如此说法，只有甘冒奇险，在每年七月初十到十五之间，提灯进谷，一试命运！”

胡老四点头答道：“对了，非灯不可，又非在七月初十至十五的每夜三更到五更之间，提灯进谷不可！但这多年横尸‘幽灵谷’外的屈死冤魂，他们只知‘幽灵’情性的一点皮毛，所作的灯，完全叫‘送死灯’，顶多能使他们在上鬼门关的一段路途之中，不太黑暗，并为猎户山民，留传一点神话而已！”

韦明远自胡老四语气之中，听出几分微妙，慌忙问道：“胡老前辈隐居‘幽灵谷’多年，总该知道谷中那位奇人，所喜爱的是何种式样、甚么颜色的灯了？”

胡老四独眼一眯，向韦明远点头笑道：“我不但知道‘幽灵’所喜欢的是什么颜色、何种式样的灯，并且会做！你要不要我替你做上一盏？”

韦明远立时站起身形，长揖称谢！

胡老四摇手笑道：“我胡老四如今是生意人，生意人讲究报酬，我……”

韦明远神色昂然地接口答道：“只要老前辈能令我习成绝艺，报却杀父深仇，任何赴汤蹈火之事，无不应命！”

胡老四脸上现出一种奇异的神色笑道：“我所要的报酬，只是交给你三封密柬，你在艺成出谷，每杀却西昆仑‘欧阳老怪’、北天山‘雪海双凶’以内一人之时，便拆开一封密柬，照我密柬上所说的行事！”

韦明远虽然不知道胡老四要在柬上命自己去做何事？但人家是叫自己每杀一个仇人之后，才拆阅一封，他当然点头应允！

胡老四听他答应，脸上顿时又复现出得意的笑容，因楼外村鸡已唱，曙光微透，遂与韦明远各自安寝，等到他们一觉醒来，果然樵夫猎户，业已议论纷纷，“幽灵谷”外又复横尸五具！

午饭过后，胡老四便开始替韦明远扎灯，但他所扎的，只只是极普通的一盏红纸圆灯，韦明远想起七月初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日的每日夜间，提着各型各式玲珑灯盏，闯进“幽灵谷”，而结果全变成暴露谷外的十六具遗尸之人，不由皱眉问道：“胡老前辈，难道‘幽灵谷’内那位奇人，所喜欢的就是这种灯么？”

胡老四点头笑道：“你只要在一个风雨凄凄之夜，手提这盏红灯，慢慢

直进‘幽灵谷’最好在口中再低吟一首缠绵悱恻的歌词，则谷中那位幽灵，决不会对你骤下辣手，只要他容你献出这枚‘二相钢环’。学艺复仇之事，大半即可如愿！”

话完以后，又取过一罐黑漆，在那盏圆形红灯之上，加漆了“十年”两个大字！

韦明远相信这位看来颇似江湖隐迹异人、足跛目眇的胡老店主不会哄骗自己，但听到灯虽做好，还须等一个凄凄风雨之夜，才可提灯进谷！心中不觉愁思，万一这十三到十五的三日之间，天不下雨，岂非要错过机缘，等到明年七月初十，才能再到这大别山“幽灵谷”内，一试命运？

胡老四仿佛江湖阅历极深，竟然看出韦明远心内所思，他哈哈笑道：“韦老弟不必发愁，常言道得好：‘近山知鸟性，近水识鱼情！’我胡老四在这大别山中住了多年，还看得出这‘幽灵谷’一带的风云变幻！昨日黄昏，西南有虹，今夜不到初更，必然降雨！”

韦明远听他这样说，也只好将信将疑，独自以酒浇愁，但胡老四却兴匆匆地，写了三张柬帖，密封妥。

夜来月色，特别昏黄，萧索西风，逐渐加强，打过初更之后，果然降雨！

韦明远心头狂跳，坐待三更，胡老四忽似想起甚事，向他含笑问道：“韦老弟，你家传的那柄无坚不摧‘古铁剑’呢？怎么不曾带在身旁？”

韦明远脸上一红，嗫嚅答道：“晚辈因‘幽灵谷’求艺之事，几乎万死一生，遂把先父所遗的那柄千古神物，交与我一位世交好友，代为保管！”

胡老四点头一笑，侧耳细听远远的山村梆鼓，正打三更，遂把那三封密柬，注上先后开阅次序，交与韦明远，神色异常凝重地说道：“韦老弟，武林中人最讲究的是一诺千金，笃守信义，你本来已有极好根基，若再获谷内‘幽灵’传艺，最多不到两年，必然成就一身绝学，出谷报复亲仇，但对我这三封密柬，却不可遗忘食言，必须在每杀掉西昆仑‘欧阳老怪’、北天山‘雪海双凶’之中一人，便打开一封密柬，照柬上所说行事！”

韦明远剑眉双扬，朗然答道：“胡老前辈对我这番成全之德，刻骨难忘，粉身难报！韦明远也是热血男儿，怎会食言背信？”

胡老四拊掌笑道：“但愿你能如此！幽灵谷口，先后已投进四点灯光，加上如今雨细风微，正是最佳的进谷时机，我敬祝老弟此去，无险无凶，称心如愿！”

韦明远霍然起立，自胡老四手中，接过那盏红纸圆灯，向他深施一礼，飘身跃出竹楼，便往“幽灵谷”赶去！

离谷口约有十丈左右，韦明远便觉血腥刺鼻，发现四具天灵盖被人抓得稀烂的尸体，不由心中一凛，毛发悚然，抬头看时，只见凄风苦雨之中，“幽灵谷”内，竟有一点绿荧宛如鬼火似的灯光，漫空飞舞！

这种情况之下，极易令人心胆生寒，但韦明远父仇悬念，难顾本身安危，想起胡老四曾经说过，进谷之时，最好口中低吟缠绵悱恻的歌词，遂把手内红纸圆灯一举，凄声吟着元好问的“雁邱词”道：

“问世间情是何物？直教生死相许！

天南地北双飞客，并翼几回寒暑？

欢乐趣，离别苦，就中更有痴儿女，

君应有语，渺万里层云，千山暮雪，只影向谁去？

横汾路，寂寞当年箫鼓，荒烟依旧平楚，

招魂楚些何嗟及？山鬼暗啼风雨！

韦明远吟至此间，人已走进“幽灵谷”口！他身后远远暗随的胡老四，看得极其分明，“幽灵谷”内，那点漫空飞舞、鬼火似的绿灯，不但随着韦明远的吟声，越飞越慢，还发出一种感触伤怀的悲凉叹息！

等到韦明远红灯人影，在谷口消失，那阙“雁邱词”也唱到尾声：

“天也妒，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？

千秋万古，为留待骚人，狂歌痛饮……”

余音袅袅，渐渐成为游丝飘缈，由有而无，“幽灵谷”内，遂成一片死寂！韦明远手中的红纸圆灯，与漫空飞舞的绿色鬼灯一齐消失，听不见半声轻语，看不见半点微光，所有的只是飒飒凄风，丝丝苦雨！

胡老四看了谷口的四具遗尸一眼，眉梢微轩，脸上浮起半丝淡笑，身形闪处，哪里还像是七八十岁的跛足老人？简直快捷得宛如一缕轻烟，向自己那座竹楼扑去！

回到楼中，自行斟了一杯白酒，倚窗遥望“幽灵谷”，只见韦明远手内所提的那盏红纸圆灯，就这片刻之间，竟已高高挂在“幽灵谷”口！

胡老四心内一宽，饮尽手中白酒，喃喃自语说道：“‘幽灵谷’口，到今日才见悬灯，我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忽然内劲一发，把掌内酒杯，捏成七八碎片，以“倒洒满天星”手法，向竹楼东口，用反掌阴把甩出，并沉声喝道：“老夫不涉江湖，已约十年，哪位道上同源，夤夜来此，有何见教？”

话音方落，楼口一阵哈哈大笑，飘进一位五十来岁，一身青色劲装，肩插双钩的瘦削老者，向胡老四抱拳笑道：“胡四哥虽然一隐十载，但这手暗器之中隐含真力，却丝毫未弱，更胜当年！若非小弟近来亦有寸进，光这一把见面礼，就有点承受不住呢！”

胡老四看见来人竟是昔年好友，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，不由欣然笑道：“许贤弟别来可好，想煞你这懦弱无能的胡四哥了。”

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，脸上现出一种急切的神情，向胡老四说道：“四哥，我们且慢叙阔，你可知道‘东川三恶’业已寻得‘天香仙子’的昔年故物，来找这‘幽灵谷’内‘幽灵’，再有片刻光阴，便将到达了么？”

胡老四闻言，独目之中精光一闪，突然声震屋瓦，掀眉狂笑道：“‘东川三恶’，总算费尽苦心，居然寻得‘天香仙子’的昔年故物！但许贤弟你看，他们来迟半步，‘幽灵谷’口，业已高挂红灯，三恶纵然胆量包天，恐怕也不敢擅进此谷！”

说到此处，突然眼珠略转，露出一一种得意的笑容说道：“许贤弟，我倒想起一条妙策，来个将计就计，借刀杀人，让这平素极其凶狠毒辣的‘东川三恶’，白白寻得‘天香仙子’故物，千里远来，而一齐死在谷内‘幽灵’的‘太阳神抓’之下！”

话完，飘身出楼，向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，把手一招，又往“幽灵谷”口赶去。

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，不明胡老四怎样用计，只得随后紧跟。胡老四到了离谷七八丈远，便驻足向许狂夫尽量低声道：“许贤弟，我们小心潜进，到了离谷口三丈左右，便施展你的‘无风燕尾针’把高高挂起的那盏红灯悄悄击灭，然后急行纵退！”

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也知道谷内“幽灵”习性，谷口既已挂起这盏红灯，

即表示此谷已封，任何进谷者死！

他业已明了胡老四要把这盏红灯打灭之意，是使马上赶来的“东川三恶”，不知“幽灵谷”业已封关，定然倚仗他们身旁带有谷内“幽灵”已死爱侣“天香仙子”的昔年故物，硬闯谷中而遭毒手！

他不由暗赞这位胡四哥，自从惨遭锻羽，一隐十年，但机智武功，丝毫不减，遂点头一笑，摇手暗示胡老四不要跟来，慢慢走进四丈，屈指弹出三根自己威震江湖的暗器“无风燕尾针”，谷口高悬的红灯，果然应指而灭！

谷口红灯一灭，远远的山道以上，即已现出三盏流动极快的红色灯光，向着“幽灵谷”方向，电疾驰来。许狂夫急忙悄悄退回，与胡老四一同跃上一株巨树，藏身枝叶丛中，静观其变！

来人身法奇快，不多时已到近前，三个身穿同式玄衣的矮瘦之人，手内所提也是与胡老四替韦明远所扎一模一样的红纸圆灯，互相略打招呼，便若有所恃地闯进“幽灵谷”口。

刹那之间，谷内忽起惨嚎，胡老四与许狂夫相视一笑，便见谷中凌空飞出三条黑影！

这三条黑影，仍与先前那些遗体一般，均是头顶“百会”重穴，被人抓裂毙命！

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一见死尸抛出，正待有所动作，胡老四把他拉住，摇手示意，再候片刻。

果然跟着“东川三恶”的尸体以后，又自谷中闪出一条快得简直不似人类的黑影，在悬那红灯的崖壁之间，上下飞腾好一大会，才隐入谷中不见！

胡老四自那条黑影隐没以后，又等了一盏茶的时间，遂与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，蹑足轻身地在“东川三恶”遗体身畔，搜出了一枚黄铜圆筒，一双白玉小盒！

这时五鼓已敲，风停雨住，天空中的浓云，亦已渐渐消除，仅有星月微光，依稀可以辨出“幽灵谷”口，先前高悬红灯的崖壁之上，竟被人用一种从来罕见的绝世神功，镌出了八个盈尺大字：“此谷已封，妄入者死！”

胡老四看清这八个大字以后，与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，相顾一笑，便即各展轻功，回转酒楼以内！

许狂夫见自己这位胡四哥，精神焕发，笑逐颜开，不由也自笑道：“胡四哥，难怪你这样高兴，今夜不但假手谷内‘幽灵’，抓死与你夙仇甚深的‘东川三恶’，并又复得了‘天香仙子’的昔年故物……”

胡老四正自安排酒菜，欲与这位久别好友畅饮，此时，突然打断了许狂夫的话头，接口笑道：“许贤弟，你只把我高兴的事，说对一半，除了这两件以外，还有两件，你猜得出么？”

许狂夫举杯饮了一口，摇头笑道：“胡四哥昔年有‘铁扇赛诸葛’之称，小弟怎会猜得出你的心事？”

胡老四也就座，用箸夹了一片牛肉，一面入口咀嚼，一面笑道：“第一件好猜，我胡子玉遁迹大别山，几近十年，今日才与昔年旧友重逢，怎会不喜？第二件则比较复杂，贤弟可还记得你老哥哥这只左眼与这条右腿，是残废在何人手下么？”

许狂夫饮干杯中余酒，目注这位当年威震江湖的绿林侠盗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，诧然问道：“你我生死之交，四哥的当年恨事，小弟怎会忘怀？你左眼是被‘东川三恶’暗中设伏，以无数石灰包飞掷所伤，右腿则是残废在

‘飞环铁剑震中州’韦丹那柄无坚不摧的‘古铁剑’下！”

胡子玉好似勾起当年恨事，眉梢略蹙，但瞬即恢复了满脸得意的笑容，又复向许狂夫问道：“许贤弟，这‘幽灵谷’口，为何高挂红灯？”

许狂夫点头笑道：“这段故事，小弟知悉甚详，谷内‘幽灵’，虽极怪僻，实在确系性情中人！自爱侣‘天香仙子’，十年前初十得病，病了六日，突然去世，早就悲痛得不欲独生！不过一身绝艺，未获传人，所以才在‘幽灵谷’内，偷生十载，年年七月初十至七月十五的凄凄风雨之夜，尝尽人间天上的刻骨相思！如今谷口红灯一悬，即表示已获传人，但等一身惊世骇俗的奇特武学，完全教会门徒以后，即行追随爱妻于九泉之下！”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听得不住点头，含笑说道：“贤弟说得一点不错，但你可知道谷内‘幽灵’的那位传人，是我教他进谷之法，并且就是用‘古铁剑’残我右腿的‘飞环铁剑震中州’韦丹的独生爱子么？”

许狂夫闻言不由愕然问道：“四哥这种举措，小弟实在莫名其妙！伤你左眼的‘东川三恶’，被你略施巧计，业已横尸‘幽灵谷’外！但伤你右腿的韦丹之子，却被你助他进谷，学习足以睥睨武林的盖世绝学！同是一样仇人，竟施以‘以怨报怨’及‘以德报怨’两种截然相反的手段，到底用意何在？”

胡子玉独目之中神光一闪，朗声答道：“‘东川三恶’，淫凶残酷，孽债如山，横尸‘幽灵谷’口；犹嫌大晚！但‘飞环铁剑震中州’韦丹却有大侠之名，何况他已死在西昆仑‘欧阳老怪’及北天山‘雪海双凶’的联合攻击之下！我如对他怀恨待复的独生爱子韦明远立下辣手，岂非将不为武林人物所谅？所以只得运用心机，另作比较合理的巧妙安排！”

说到此处，遂将留给韦明远三封柬帖之事，对许狂夫叙述一篇，然后得意地笑道：“我不杀韦丹之子，则残腿之恨难消！若杀韦丹之子，则天下之论难谅！所以决心先助他习成绝艺，报复亲仇，然后与他约定，每除去‘雪海双凶’，‘欧阳老怪’三个著名凶邪以内一人，即拆阅我一封柬帖，而韦明远的一条小命，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，丧失了三分之一！等到把这三名武林大害除完，韦明远也必中了我三封柬帖以内的巧妙安排，撒手尘环！我则既假手韦明远，替江湖造了不少功德，又复雪了当年‘飞环铁剑震中州’韦丹的残腿之仇，岂非面面俱到，天理人情，两皆不悖吗？”

说完，独目之内，神光连闪，把杯中美酒，一倾而尽，得意已极，纵声长笑！

许狂夫也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一翘右手拇指，大声赞道：“胡四哥，你这‘铁扇赛诸葛’的神机妙算，果然足可直追当年的‘卧龙先生’！但不知那柄‘七巧铁扇’，是不是雄风依旧？”

胡子玉又是一阵震天狂笑，自襟底解下一柄长约二尺的铁骨扇，轩眉答道：“我胡老四虽然在韦丹的古铁剑以及‘东川三恶’的埋伏之下，眇目跛足，惨遭锻羽！但十年遁迹，并未搁下武功，有朝一日，颇想仍仗这柄‘七巧铁扇’，会会当年一干江湖友好！”

许狂夫静静听完，突然拊掌大笑说道：“小弟知道胡四哥老骥伏枥，雄心不死，我且告诉你一件武林秘讯！”

胡子玉独目内精光连闪，觑定许狂夫笑道：“许贤弟果然还是有为而来，你不必再绕圈子，且老实说出，想打你胡四哥甚么主意？”

许狂夫摇头说道：“胡四哥千万不能这样想法，这桩秘闻，只是‘天香

仙子’昔年三件异宝，突然全现江湖！‘驻颜丹’及‘夺命黄蜂’，为‘东川三恶’所得，另一件威力极强的‘拈花玉手’，却落在当世黑道奇人，‘三绝先生’公冶拙手中！”

胡子玉神色一惊说道：“公冶拙名拙心巧，加上一身奇诡武功，确实是位难斗的人物！”

许狂夫点头说道：“就因为‘三绝先生’公冶拙自视太高，才想独占‘天香仙子’所遗三件异宝！下帖邀约‘东川三恶’于八月中秋，到他‘丹桂山庄’之中，参加‘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’，所有赴会群雄，并以‘拈花玉手’、‘夺命黄蜂’及‘驻颜丹’等‘天香三宝’，归诸武功第一之人！”

胡子玉听得“哦”了一声问道：“既然如此，‘东川三恶’为何身带‘天香重宝’，赶来大别山的‘幽灵谷’内！”

许狂夫吃了两片牛肉，含笑答道：“‘东川三恶’明知若赴这‘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’，绝斗不过‘三绝先生’公冶拙！倘拒不赴约，则不仅贻笑武林，且‘天香三宝’出世之讯，一经传扬，也决逃不过位极其眷念亡妻的谷内“幽灵”之毒手！所以再三商议，不如索性把‘夺命黄蜂’及‘驻颜丹’，送还谷内‘幽灵’，既可避免畏怯‘三绝先生’、不敢赴约之名，或许能得到谷内‘幽灵’一些甚么好处？”

胡子玉听到此处，举杯问道：“那么贤弟此来，是想邀我参加‘三绝先生’公冶拙的‘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’？”

许狂夫点头说道：“我们到会以后觅机宣告‘东川三恶’死在谷内‘幽灵’之手，‘夺命黄蜂’及‘驻颜丹’等‘天香二宝’，已归原主，则所有赴会群雄的目标，必然专注在公冶拙所得的那件‘拈花玉手’之上，四哥与小弟，观察实地情形，度德量力，若能艺压群雄，则出手夺取‘拈花玉手’，否则亦必决无所损！尤其如今‘幽灵谷’口业已悬过红灯，谷内‘幽灵’，绝不会再履尘世，只要‘天香三宝’能够全得到手中，四哥大可重振昔日雄风，与宇内群豪，逐鹿武林盟主了！”

这位昔日不可一世的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，确实被老友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说得雄心勃发、豪气如云！举起手中铁扇，刷地一开，哈哈狂笑说道：“好好好，我就听从贤弟之策，跑一趟九华山下的‘丹桂山庄’，但“飞环铁剑震中州”韦丹已死，‘幽灵谷’口又封，屈指略数当世豪雄，足与我胡子玉作对手的，恐怕也不过仅有‘三绝先生’公冶拙、‘欧阳老怪’、‘雪海双凶’，以及住在峨嵋金顶、从来不问世事的‘清心神尼’等几位人物罢了！”

许狂夫摇头说道：“胡四哥有所不知，就在你这十年归隐之间，江湖中又出了几位风云人物！如同‘黔南一凤’、‘塞北双龙’，以及另一位穷家帮内的‘酒丐’施楠，一身武学，均颇不俗……”

胡子玉听得眉梢一挑，许狂夫知道自己这位老友，性情极傲，忙又笑道：“俗语虽然有‘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尘世新人换旧人’之说，但生姜似是老的才辣！不然小弟怎会千里迢迢地找到大别山中，希望胡四哥一振昔日雄风，为我们兄弟露露脸呢？”

话完，二人相视纵笑，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，也收拾了自己这座小小竹建酒楼，结束隐士生涯，恢复了江湖豪客的本来面目！

两人虽然离开大别山，但因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所居的“丹桂山庄”，就在皖南九华山下，并不甚远，而时间距离“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”的八月中秋

秋期，却尚有一月出头，胡子玉遂与许狂夫商议，决定先到鄂南幕阜山中，探望另一位多年不见的知交好友，“飞鹰”裘逸，邀他一同赴会！

但才入幕阜山不久，便即遇上了一桩从未有、惨绝人寰，并奇异到了极点的怪事！

虽已七月，秋色尚未染至长江以南，幕阜山中，千峰聚青，万水簇碧，丹花翠水，白云青天，仍是一派仲夏景色。

山麓近侧，茅屋三楹，秋日的骄阳，将屋顶映得一片金黄，日影渐移，斜阳入窗，临窗的一张白杨木桌之上，杯盘狼藉，却无人影，店主人午睡方醒，却不知道由正午逗留至此刻的两位客人，竟已不告而别，若不是桌上的半锭官宝的银光，闪开了他惺忪的睡眼，只怕他立刻便要顿脚扼腕地失声长叹了。

幕阜山虽非峰秀山青、松奇石怪的胜境名山，但山岭绵亘，卧牛眠象，樵歌牧笛，时相可闻，山腰以下，一坡迤迤，宛转延入山深处，坡右一石岸然，凌空向人欲落。就在这山石之上，一个眇目跛足的灰衣老者，此刻正披襟当风，指点着山下林木掩映处露出一角茅屋，向身侧一个手提奇形长包、青衣黑履的瘦削老者，微微笑道：“贤弟，你看这间荒郊野店以内，是否有着几分奇异之处？”

青衫老者双眉微皱，垂首沉吟半晌，方自展眉含笑说道：“依小弟所见，这间野店除了和胡四哥‘幽灵谷’口的隐居之地，无论情况地位，都有几分相似之处外，别的就似没有什么了。”

那灰袍眇目跛足老者，自然便是十载隐姓埋名的淡泊生涯，还未能消磨去他的雄心壮志，此番重入江湖，更想在武林中逐鹿王座的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胡老四了。

此刻他闻言微微一笑，摇首道：“这又怎能算做奇异之处，贤弟错了。”

他身侧的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，沉吟接道：“那么难道胡四哥说的是那店家也和‘幽灵谷’外隐居时的胡四哥一样，是个隐姓埋名、潜心养性的武林健者，江湖奇人么？”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哈哈笑道：“那店主人一身痴肥，两目无光，三阳不挺，四肢呆笨，哪里有半分武林健者的样子，更别说是江湖异人，贤弟，你又错了。”

许狂夫左思右想，实在想不出它有什么奇异之处，不禁摇头苦笑道：“胡四哥神目如电，事无巨细，俱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小弟是一向望尘莫及的，实在看不出那野店的奇异之处来。”

胡子玉独目一张，双眉微扬，突地正色道：“江湖之中，风波诡谲，世上人心，更多险恶，贤弟，不是愚兄责备于你，行走江湖间，若不观人于微，处处留心，那真太过危险。你看那荒郊野店，平平无奇，我看那野店，却是异处颇多，说不定这幕阜山中，此刻已是风云动荡，高手云集，是以愚兄为了观察仔细，方在山下逗留那般长久，你当我真的被十年隐居生涯，消淘得不能吃苦，连在这区区七月秋阳以下都不愿赶路了么？贤弟，那你便是大大的错了！”

这一连三句“错了”，真说得这年过知命、在江湖中闯荡已有半生的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，不禁为之俯首垂目，默默无言。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双眉微皱，微喟一声，接口又道：“贤弟，你且试想，这幕阜山既无名传遐迩的胜境，更无香火鼎盛的寺观，游人定必不多，

那间小小野店，做的无非是一些樵夫牧子，十文八文的生意，此刻盛暑之下，食物容易酸坏，他平日准备的酒肉菜食，定必不会很多，这本是普天之下，所有荒村小店的常例，愚兄入店之时，本想如能有些鸡子豆干之类的东西下酒，就已心满意足，但贤弟你且看你我今日吃的是什么？牛楠猪首、黄鸡白鱼，一要就来，连等都无须等待，这如不是那店主人存心准备蚀本，便一定是近日来有着不少外来人经此上山，在他店中歇脚，是以他特别准备多些。”

他娓娓道来，俱是日常生活中极为平凡普通之事，但却不但观察得极为仔细，而且分析得更是贴切无比，许狂夫不禁心中暗叹：“难怪江湖人称胡四哥有‘诸葛卧龙’之能，如今看来，当真是名下无虚！”

却听胡子玉又道：“起先愚兄还不能断定究竟为何，但后来却听见后园中有马嘶之声传来，而且还不止一匹，这等山店，怎会养马？此奇一也！”

许狂夫愧然笑道：“那马嘶之声，小弟也曾听得，只是未曾注意罢了。”

胡子玉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进门靠左那张白杨木桌，右侧桌沿之上，有一条长达一尺，深达寸许的刀痕，那木桌油垢甚多，刀痕中却丝毫没有，显见是新近留下的，这等刀痕乍见虽无什么异处，但仔细一看，你就可发现刀锋极薄，刀身却极厚，不但绝非柴刀菜刀，而且还不是普通一般兵刃！”

许狂夫双眉一皱，道：“难道这小店之中，不但新近有武林中人经过，而且还会有人动手么？”

胡子玉摇首道：“这个我还不能确定，但近日有着不少武林人物经此上山，却是再无疑议之事。”

语声突顿，沉吟半晌，沉声道：“贤弟，你可知道，近年来幕阜山除了裘二弟外，还有什么武林人物落脚么？”

许狂夫皱眉道：“自从十七年前，裘二哥以传自天山的‘飞鹰七十二式无敌神掌’以及掌中一对‘银花卐字夺’，囊中一条‘飞鹰神抓’，独踞‘七灵帮’，将‘鄂中七煞’，赶到大河以北，在此落脚安身之后，就未曾听过有人敢到这幕阜山来，与裘二哥争一席之地！”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那两条微带花白的长眉，闻言皱得更紧，沉声又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班武林人物来到此间，就必定与裘二弟有关，但他们来此之目的是为了访友？抑或寻仇？却又颇为费人猜疑了！”

俯首沉思半晌，突地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瞒贤弟说，愚兄自从洞庭伤足、峨眉伤目之后，遇事确已比先前加了三倍小心，其实裘二弟将昔年‘七灵总舵’改建的‘飞鹰山庄’，就在不远山上，你我前去一看，便知分晓，又何苦在这里花这些不必要的脑筋呢？”

许狂夫其实心中早有此意，只是一直闷在心里，未曾说出来，闻言笑道：“是极，是极，我们此刻赶去，正好还可赶上晚饭，裘二哥窖藏多年的美酒，少不得又要忍痛拿出来，煞煞我的酒瘾了。”

笑语声中，肩头微晃，已向石下纵去，胡子玉方自含笑答道：“人还未去，先已要打别人轻易不舍待客的美酒的主意，我看你这‘神钩铁掌’四字，不如改做‘恶客人’还来得——”

语音未了，突见许狂夫身形方自落地，却双臂一扬，拧身上掠，嗖地一声，又窜了上来，目光遥视山道上坡，沉声道：“有人来了！”

胡子玉双眉微皱，独目之中，精光暴射，四望一眼，突地背向山道，盘膝坐下，向许狂夫打了个眼色，哈哈笑道：“快哉此风，快哉此风，你我不如先在这里凉快一阵，再到山下酒家，喝上四两老酒，然后回家高卧，岂非

乐事！”

许狂夫目光一转，已知他这位素来以足智多谋、机警过人饮誉江湖的胡四哥的心意，便也盘膝坐了下去，一面笑道：“这样一来，回去晚了，今日应打的二十斤山柴，又未交卷，只怕嫂夫人难免又要发一次河东之狮吼了吧！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仰天长笑起来，只是一双目光，却不住偷偷往山下路瞧去，只见上坡密林深处，果已缓缓走出一个人来，衣冠形状、远处看不甚清，只听他随意作歌道：“劝君莫惜金缕衣，劝君惜取少年时，美酒堪饮直须饮，莫待杯空悔已迟！”

歌声清越，袅袅四散，胡子玉头也不回，沉声道：“此人话音清越，中气十足，你且看看他是何形状，是否相识？”

许狂夫口中微应一声，只见那人一面高歌，一面漫步而来，身上一袭及膝蓝衫，虽然补缀甚多，而且已经发白，但洗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脚下白袜乌履，亦自陈旧不堪，道髻乌髻，面目清癯瘦削，却带着七分懒散之态，双目似张未张，似合未合，懒洋洋地望了石上胡、许二人一眼，又自一面高歌，一面向山下走去，歌道：“劝君饮酒莫须迟，劝君惜取少年时，但能一醉千愁去，楚汉兴亡两不知……”

人行渐远，歌声渐渺，等他走到山石以下，许狂夫方看到此人背后，竟还斜系着一个漆做朱红的贮酒葫芦，不禁失笑道：“看来此人不但是个酒中同道，而且嗜酒之深，还似在我之上，胡四哥若说他也是个武林高手，小弟看来，却有些不似！”

胡子玉直到此刻，方自转过头来，目送这高唱劝酒之歌的落拓道人的蓝衫背影，渐远渐消，微“哼”一声，沉声道：“贤弟你难道还未看出此人虽然佯狂避世，游戏风尘，但高歌时中气极足，行路时双肩不动，脚下却如行云流水，实在是个隐迹风尘的异人，只是我十载闲居，对江湖侠踪，已然生疏的很，是以不识此人究竟是何人物罢了。”

这一番话，直说得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面上的笑容，又自尽敛，默默无言地垂下头去。胡子玉见状倒也不愿使这位多年故友太过难堪，展颜笑道：“只是此人与你我井水不犯河水，我们也犯不着深查他的底细，贤弟，你还是快些赶到‘飞鹰山庄’，去喝裘老二的美酒去吧！”

许狂夫抬头一笑，两人齐地跃下山石，此刻空山寂寂，田野无人，虽因白日之下，不便施展轻功，但两人脚步之间，行走仍甚迅快。

约莫顿饭不到光景，许狂夫当前带路，转过数处山弯，山行便已极深，坡石崎岖，人迹渐渐难至。

胡子玉朗声笑道：“我已十余年未到此间，若非贤弟带路，我只怕连‘飞鹰山庄’的大门都找不到哩。”

许狂夫回首笑道：“裘二哥这‘飞鹰山庄’，本是‘七灵帮’总舵旧址，‘鄂中七煞’昔年横行湘鄂，满手血腥，建舵之地，自然选得极为隐秘难寻，不知到头仍被裘二哥找到，‘七灵帮’终于风消云散，可见天网虽疏，是疏而不漏哩！”

胡子玉面色一沉，独目之中，突地闪过一丝无法描绘的光芒，垂首微唱一声，似乎因这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”八字，引起了心中的不少感慨，见许狂夫又自朗声含笑说道：“地头已到，胡四哥可还记得入口之处么？”

胡子玉抬目望去，只见前面峰崖突起，峰脚一带，俱是壁立如削，放眼

望去，只见平可罗床，削可结屋，古树修篁，远近青葱，似乎一无通路，只有离地三、四丈处，微微内凹，但亦被壁上山藤杂树之属所掩，乍看并不明显。

目光转处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虽只十五年前，七夕乞巧佳节，正值裘二弟爱女周岁，大宴群豪之时，来过一次，但你老哥哥人虽已老，脑筋却还未失灵，上面山壁的那微凹之处，不就是‘飞鹰山庄’的入口之地么？”

笑语声中，身形突起，有如灰鹤冲天，一跃竟过三丈，暗调一口真气，右腿微曲，双臂一飞，“一鹤冲天”化为“鱼鹰入水”，凌空一翻，便轻轻地落在那壁间凹处之上！

许狂夫见他虽已残废，但身形之轻灵巧快，不但丝毫未消，比之十余年闯荡江湖之际，仿佛尤有过之，不禁脱口赞道：“胡四哥好俊的身法！”

就只这短短八字之间，他身形亦已离地而起，双掌接连虚空下按几下，便已上升三丈开外，飘然落到胡子玉身侧。

胡子玉哈哈笑道：“贤弟这一手但凭一口真气，没有丝毫取巧，正宗已极的‘旱地拔葱’，不比愚兄那些花招，还要强过多多么？”

许狂夫微微一笑，顺口谦谢，只见立足之处，果是峰腹间的一片平坦危崖，大只亩许，但前面峰腹中空，却有一个高约丈许的长洞，近口一段，虽然宽约三丈，但里面深暗黝黑，仿佛不知有着多少蛇蝎毒虫潜伏洞中，随时都会伤人。

胡子玉含笑说道：“著非我已来过一次，还真不敢相信，这里便是‘飞鹰山庄’的入口，贤弟路比我熟，还是当先带路吧！”

一面伸手入怀，取出两个比平常江湖通用略大、形状也略有差异的火折，随手交与许狂夫一个。

许狂夫微微笑道：“想不到胡四哥昔年称雄江湖时，巧手所制的‘七巧火折’，今日囊中还有……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已自己打开火折，向洞中走去，说到这里，话声突断，“咦”了一声，胡子玉双眉微皱，箭步掠去，沉声道：“有何异物？”

许狂夫抬手一指，胡子玉随之望去，只见洞内侧石顶之上，竟一排悬着四个巨型扎彩红灯，只是此刻不但灯光早熄，而且灯纸已残破不堪，胡子玉双眉微皱，纵身跃上，取下一看，却见灯笼红纸，色彩仍极鲜艳，似乎新悬未久！

查看半晌，眉峰皱得更紧，沉声道：“从此灯看来，新悬绝不超过两日，但灯纸灯架并已如此残落，显见是被人掌风暗器所毁，我看‘飞鹰山庄’，此刻必已有异变，你我此去前行，定要加倍留意才是。”

随手抛去灯笼，当头前行，三两起落，便已掠出五、六丈，火光映影中，只见前路尚深，时有钟乳下垂，又有四个和洞口一模一样的扎彩红灯，一排高悬，亦是灯纸鲜艳，灯形已毁。

许狂夫本已将方才提在手中的奇形包袱，斜悬背后，此刻脚步微顿，沉声道：“此刻看来，果似已有变故，我且将兵刃拿出，以防万一。”

伸手一触胸前搭扣，随手一扯，反手接过包袱，取出包中双钩，一手并持，一手持火，抢先掠去，火折本是“铁扇赛诸葛”特运巧思所制，不但无畏山风，而且火光特强，只见入洞愈深，前面钟乳越多，四下林列，瓔络下垂，五光十色，光怪陆离，景物之奇丽，端的不可方物。

但两人此刻心中有事，哪有心情观赏景物，只见每行四、五丈处，便有

四个扎彩红灯，全都被毁，许狂夫忍不住低声问道：“我来此间数次，都未见过此种红灯，此次——”

语声未了，胡子玉便已接道：“今日何月何日，你难道忘记了么？”

许狂夫微一沉吟，恍然道：“是了，七夕乞巧，是裘二哥爱女生辰，今日方自初九，这些彩灯，想必就是裘二哥为其爱女祝生时庆贺所悬的了。”

胡子玉微哼一声，目光动处，神色突地大变，沉声叱道：“风紧！捻短！”

他大惊之下，竟将少年时“上线开扒”所用的江湖暗语，都脱口说出，许狂夫心头亦不禁为之一凛，刷地后掠七尺，抬目望去，只见地洞两旁，前行约莫五丈之处，竟一边站着一排黑衣汉子，火光虽强，但亦不能及远，这些黑衣汉子低垂双手，肃立阴影之中，不言不动，默无声息，生像是两排猛兽，伏于暗中，待人而噬。

一阵风由后吹来，许狂夫但觉一阵寒意，自背脊升起，凝神卓立，厉声喝道：“前面朋友是谁？但望代为通报，‘铁扇赛诸葛’胡子玉、‘神钩铁掌’许狂夫，不远千里而来，拜候‘飞鹰山庄’裘大庄主！”

喝声过后，前面那两行黑衣大汉，竟仍不言不动，垂手肃立，但听四下呼喊“裘大庄主……裘大庄主……”之声，此响彼落，回应不绝，只是许狂夫自己呼喝的回声而已。

许狂夫惊疑交集，左手火折，右掌神钩，俱都握得死紧，只要这些黑衣大汉稍有妄动，他便要先施杀手，制敌死命，一面又自厉喝道：“朋友是谁？再不答话，莫怪许某要得罪了！”

哪知胡子玉突地又阴恻恻一声冷笑，冷冷接口道：“你要他们答话，只怕也休想了！”

许狂夫微微一愣，诧声道：“怎地？！”

胡子玉鼻孔中重重“哼”了一声，身形突起，一掠三丈，微一起落，便已到了那班黑衣汉子身前，许狂夫随后跟去，目光一扫，他纵然久历江湖，凶杀之事，见得极多，到此刻也不禁激灵灵打了个寒战！

原来这两排黑衣大汉，虽俱垂手肃立，却已死去多时，只见一柄看来似枪非枪、似戟非戟的精钢短刃，贯喉而入，竟牢牢钉在身后石壁之上，喉间紫血凝固，面上双睛突出，肌肉扭曲，被四下钟乳垂缨反射的火光一映，更是面目狰狞，凄厉绝伦！

最怪的是这两排一共十六个黑衣劲装大汉，死状竟都完全一模一样，像是在刹那之间，便都被人一齐制死，连挣扎还手的余地都没有，胡、许二人虽都俱为江湖老手，但几曾见过此等惨厉绝伦的奇事！

两人面面相觑，呆立半晌，胡子玉双眉微剔，一言不发地掠到右侧当头的黑衣汉子身前，伸手握住尚留喉外的五寸刃柄，暗调真气，力贯右臂，闷“哼”一声，那精钢短刃，便自应手而起，许狂夫跨前一步，右手钢钩一横，缓住这大汉笔直倒下的尸身，将之轻轻放于地面，只听一向镇静的“铁扇赛诸葛”突地一声，脱口呼道：“‘穿杨神戟’，这难道是‘八臂二郎’杨铁戈所施的毒手！”

许狂夫心头一凛，转目望去，只见胡子玉掌中，此刻正横持一柄长约尺五、通体纯钢、精光雪亮的奇形短戟！正是以掌中一对“镔铁戟”，囊中十只“穿杨神戟”成名于川陕之间的武林大豪“八臂二郎”杨铁戈之物，惊疑之下，随手又将掌中铁钩，插于背后，亦自拔起贯穿大汉咽喉的一柄“穿杨神戟”，俯首凝视半晌，方自恨声道：“果然是他！想不到他与裘二哥数十

戟相交，竟会在‘飞鹰山庄’之前，施下这般毒手！”

胡子玉目中精光流转，突地右掌一扬，掌中短戟，竟自脱手飞出，只听“铮”地一声巨响，火花并射，这柄精钢短戟，竟亦自穿石而入，戟头深没石内，却留下尺许一截戟杆，犹在石外不住颤抖！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目光动处，面色越发阴沉，皱眉半晌，方自长叹了一口气，缓缓道：“我虽素知‘八臂二郎’之名，但与此人却无交情，只知他手下颇硬，囊中独门暗器‘穿杨神戟’，双手连发，连珠不绝，更有特别的手法，特别的准头，是以才有‘八臂’之称，不知他内家气劲，竟已到了登峰造极之境。”

语声微顿，手指没入石壁以内的“穿杨神戟”，又自沉声说道：“你看，我以八成功力发出的这枝短戟，没入石壁，不过才只四寸至五寸之间而已，而此人在刹那间，发出的十六只短戟，只只贯入咽喉，而且入石亦有四寸余，这准头尚且不去说它，单论功力、气劲，不但非我能及，只怕在当今武林中，亦是屈指难数的了！”

许狂夫双眉深皱，沉思半晌，突地身形微扭，闪电般向这地洞尽头处窜去。

洞口尽头处，石顶虽逐渐高起，但离地亦只一丈三、四，平若镜面，一道钟乳结成的瓔珞流苏，宛如天花宝幔一般，自洞顶垂下，被火光一映，只觉精光闪映，幻彩流霞，眩人心目！

钟乳西侧，各有一道仅客人过的通道，许狂夫身形微闪，便已掠出，眨眼之间，但见漫天夕阳彩霞，伴着依依山风，扑面而来。

洞内仿佛山穷水尽，转出洞外，便又柳暗花明，四面危峰夹峙中，竟是一片平阳之地，芳草漫漫，好花正开，迎面一峰巍然，绝壁矗立，势若霞褰，秀山层峦，罩络群山之表，无数亭台楼阁，依山而建，一眼望去，但见曲榭飞台，纓峦带阜，为夕阳一映，更是金碧辉煌，耀人眼目，一道火红砖墙，自左而右，围楼而建，许狂夫目光四转，脚下不停，胡子玉紧随其后，只见他身形方自掠入庄门，脚步突地一顿，“呛啷”一声，手中精钢短戟，笔直地落在庄门之前石阶以上！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目光望处，便知道“飞鹰山庄”之内，必定又出了什么惊人诧异事！身形微伏，嗖地掠入，但目光一转之下，这位素来足智多谋，深沉机警的“铁扇赛诸葛”，亦不禁心头一凛，血脉凝结，身形为之倏然顿住！

时已黄昏，夕阳如血！

漫天夕阳影映之下，这“飞鹰山庄”大厅前的前院以内，竟然亦是一片血光！而就在这满地鲜血之上的景象，更令铁石人亦不禁为之心寒掩目。

数十个发髻蓬乱，鲜血淋漓的头颅，在这一片血光的山石地上，整整齐齐排列出四个见之心悸、闻之鼻酸的大字！

“欺人者死！”

一时之间，许狂夫及胡子玉二人，但觉心胸之间，鲜血翻腾，又被一方巨石，当喉堵住！

良久良久，许狂夫突地大喝一声：“裘二哥！”闯入大厅。

胡子玉呆立当地，只听许狂夫大喝之声，在这一片亭台庄院以内，由近而远，自远而近，前前后后，左左右右，急绕一周，然后大厅厅门，“砰”地一声，四散震落，许狂夫身形迟滞，脚下有如拖着千斤重链，一步一步地

自厅内走出，漫天夕阳，将他的身影，长长的印在地上，就在这刹那之间，他似乎老了许多！

胡子玉面寒如水，眉峰紧皱，心中仍抱万一的希望，沉声问道：“里面可还有人？”

许狂夫缓缓抬目，茫然摇头，他两人方才都不敢细辨地上这些头颅的面目，直到此刻，方自硬起心肠，垂目望去。

只见这一片头颅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幼，个个面带惊恐、怨恨之色，胡子玉独目一闪，浑身一寒，垂目颤声道：“欺字头上，便是裘二弟！”

许狂夫缓缓走前两步，缓缓走落厅前石阶，缓缓走落满地血泊之中，口中喃喃低语道：“裘二哥……裘二哥……你……你死得……好惨……”

双膝一软，“扑”地跪在地上，仰首道：“胡四哥，你我与裘二哥是多年知交，我……我们要为他报仇！”

胡子玉目光凛如冰雪，满口钢牙，更是咬得吱吱作响，厉声道：“裘老二一身卓绝武功，他家中老幼，武功亦都不弱，难道那八臂二郎，真有通天本事，但凭一人之力，便能将他一家数十口杀得干干净净！”

许狂夫长叹一声，目光微一开阖，突地一跃而起，立至“欺”字头前，凝目半晌，沉声道：“此事不是杨铁戈所为！死的亦不止裘二哥一家人。”

胡子玉双眉一剔，脱口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许狂夫颤巍巍伸出手指，往“欺”字左旁一点，沉声又道：“裘二哥右侧一人，便是‘八臂二郎’杨铁戈，再下一人，那就是‘长剑飞虹’尉迟平！唉，尉迟兄须发皆白……唉！再下一人，乃是闽中侠盗，‘鬼影子’唐多智……唉，那边还有‘飞鹤’詹文，‘崂山双剑’焦氏昆仲，唉，他兄弟两人，一母双胞胎，是同日同时而生，想不到竟同日同时而死……再下面便还有‘五虎断门刀’的彭天奇，他……”

他每指一人便自瞑目长叹一声，说到这里，语声突顿，抬目道：“彭天奇的成名兵刃，便是刃薄脊厚，山下小店桌上之刀痕，想必便是此人所留，唉！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我半年以前，在洞庭之滨，还见到他与焦氏昆仲遨游于水色烟波之间，想不到今日再见，他们竟已作古！”

胡子玉一直目光凝注，全神倾听，面色越发明沉，说道：“这些人我虽不尽相识，但却知俱是武林中扬名立万的人物，当今武林之中，是谁有如此毒辣的心肠，凶狠的手段，能将这些人同时杀却？他为之又是什么？先前我还当杨铁戈乃是主脑之人，如今更是茫无头绪，只可惜只可惜……你我来迟一步，致令裘二弟抱恨终生，连凶手是谁，都无法查究！”

抬目望处，厅前檐下，结彩张灯，悬红挂绿，正是一派富贵荣华的景象，但地上血流遍地，凄惨绝伦，却又令人不忍卒睹，这“飞鹰”裘逸，少年出生入死，到晚年闯出这一片基业，想不到在自己独生爱女年方及笄，秉邀相知，共庆爱女生辰之际，不但全家上下数十口老幼一齐被人以惨绝人寰的毒辣手段杀死！而且还令得不远万里而来的知交良友，也含冤莫白地惨遭毒手！

空山寂寂，暮风中已有寒意，这“飞鹰山庄”之内，是一片红！血红！

漫天夕阳彩霞，其红如血！与地上鲜血相映，就连厅前檐下的扎彩红灯，似乎也被映得泛出一片鲜红色！

胡子玉、许狂夫默默相对，两相无言，纵是绝顶智慧、绝大勇气之人，倘若遇着这般惨绝人寰，离奇诡异，凶残到了极处的无头惨案，只怕也只得无言束手，更何况惨死之人又是自己的知交良友。

亦不知过了多久，只觉晚霞渐退，夜色渐浓，胡子玉长叹沉声道：“裘二弟惨死，复仇之任，你我已责无旁贷，但此刻你我先当将这些尸身掩埋……”

语声未了，突地一声阴恻恻的冷笑之声，顺着夜风传来，胡、许二人心头一凛，拧身错步，方待喝问，却听到一个其冷彻骨、几乎不似发自人类的语声，一字一字地说道：“好毒的心肠！好狠的手段！”

第一字语声犹在墙外，语声未了，一股寒风，夹杂着十数点银星，已自有如漫天花雨一般，向胡许二人劈面袭来！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大喝一声，随手一抖，掌中早已熄灭多时的“七巧火折”奇形钢筒，划起一片乌光，遮身护面，右掌斜推，呼地一声，带起一股掌风，闪电般向外推出，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更是双掌齐扬，这位以“铁掌”闻名江湖的武林健者，掌上功力，端的是不同凡响，只见掌风如山，风声呼呼，那十数点银星来势虽急，但不等近身，便已被震出一丈开外！

胡子玉不等敌踪现身，便已大喝一声：“朋友留步！”

肩头微晃，灰鹤凌空般扑向墙外，这成名多年的武林高手，身手果有过人之处，就只这肩头微晃之间，手中便已多了一柄通体乌黑、隐泛精光的奇形折扇。

哪知他身形方自凌空，墙外亦自闪电般掠入一条淡黄人影，一面冷笑道：“谁还走了不成！”

迎面向胡子玉掠来，人未近身，掌风已至，一双铁掌，左击前胸，右击下腹，掌至中途，突地掌势一圈，变掌为抓，左掌抓向了胡子玉一招击来的右腕，右掌五指箕张，却疾快地点向胡子玉面前“闻香”、“四白”、“地仓”三处大穴！

凌空变招，不但快如闪电，而且招式之奇诡精妙，认穴之稳准狠辣，更足以惊世骇俗。

胡子玉真气将竭，眼看避无可避，突地长啸一声，左腕一拧，掌中火折铁筒，斜斜挑起，疾地点向对方右掌关节之处的“曲池”大穴！右掌铁扇，微一回伸，却原式不动地向对方肋下点去。

就只这刹那之间，两人身形凌空，却已各自换了三招，招招俱是一发千钧，险上加险，便连在一旁俯望，无法插手的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，亦自看得心头颤动，掌心捏出一把冷汗！

三招一换，两人心头俱都为之一惊：“此人好俊的身手！”

身形微拧，斜斜飘落，脚尖方才点地，便齐地拧身望去，刹那之时，这两人竟又齐地惊呼一声：“竟然是你！”

许狂夫目光转处，只见自墙外掠入之人，长发披肩，一身黄衫，身躯却宛如风中之竹，枯瘦无比，只衬得那件黄麻长衫，更见肥大，装束打扮，虽极丑怪，但仔细一看，面容却极清秀，顾盼之间，目光宛如利剪，许狂夫虽与此人素未谋面，但是江湖传闻，却已经听得极多，此刻一眼之下，便不禁脱口惊呼：“欧阳老怪！”

暮色苍茫之中，只见这僻居“昆仑”绝顶，脾气怪到绝顶，武林中人闻名色变、喜怒无常、善恶不定的“欧阳老怪”欧阳独霸，一声惊呼之后，突地仰天长笑起来，一面大笑着道：“我当是谁，原来‘赛诸葛’胡老四，一别二十年，故人无恙，真叫老夫高兴得很。”

语声微顿，笑容突地尽敛，面容之上，便再无半分半毫笑意，目光有如